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
The Second Axial Age Series

解释、理解与宗教对话

Interpretation, Understanding
and Religious Dialogue

王志成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第二轴心时代文丛
The Second Axial Age Series

解释、理解与宗教对话

Interpretation, Understanding and Religious Dialogue



当今我们正进入对话时代。本书就宗教对话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探讨了对话模式、宗教他者、佛耶关系、儒耶关系、回耶关系，更探讨了第二轴心时代的宗教哲学问题。这是一部难得的宗教对话理论著作。

ISBN 978-7-80123-947-1



9 787801 239471 >

定价：35.00 元



王志成 著

解释、理解与宗教对话

Interpretation, Understanding
and Religious Dialogu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释、理解与宗教对话/王志成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12

ISBN 978 - 7 - 80123 - 947 - 1

I. 解… II. 王… III. 宗教哲学 - 研究 IV.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2831 号

解释、理解与宗教对话

王志成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84037602(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数: 1—2000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640×960 毫米 16 开本 17.75 印张 20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23 - 947 - 1

定 价: 35.00 元

王志成 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
方向:宗教哲学、文化间哲学、当代基
督教神学。

长期致力于宗教哲学研究,致力于
宗教对话研究,亦致力于文化间哲学研
究,并致力于倡导第二轴心时代的理念。

代表著作:《解释与拯救》、《宗教、
解释与和平》、《和平的渴望》、《全球宗
教哲学》、《走向第二轴心时代》。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项目成果

总序

当今世界的种种迹象让我们相信,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轴心时代”相提并论,可誉之为“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

在雅思贝斯首先提出的“轴心时代”,世上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例如在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在巴勒斯坦有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等先知,在伊朗有祆教的开创者琐罗亚斯德,在中国则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在印度,佛陀释迦牟尼降生……他们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世界各地涌现。借用雅思贝斯的话说:“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人通过反思“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我和自我的限度”。雅思贝斯把人类这些全面的改革称为“精神化”。

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也正在酝酿一系列巨大的变革。已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为“全球时代”(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也有人称之为以电脑技术为标志的“第五文明时期”(威廉·麦戈伊:《文明的五个纪元》)。这两个称呼恰如其分地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相互关联的两大特征:一是人

类生活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和支配人的日常生活。前者很大程度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的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但事情并不停留至此: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个甚至更加意味深长的特征,那就是雷蒙·潘尼卡所称的“多元论困境”,或者池田大作所说的“负面重力”。他们觉察到全球化生活给现代人的生存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或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核威慑,都是这种危机的表达。从消极方面说,这种危机使人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很有可能招致全球毁灭;但从积极方面说,这却将迫使人不得不跳出个体、国家、民族、种族的框框,尝试从一种全球意识出发,立足于全人类的利益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

由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预想另一个轴心时代,另一个将全盘转变人类生活的时代,对它,“第二轴心时代”是一个恰当的名字。

综观第二轴心时代在人类意识领域的一系列“轴心式转变”,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些新意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等等。这些意识事实上并非全都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相反,可以说它们大多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就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只是处于压抑状态或边缘地位,但在今天特定的现实状况下,它们得以凸显出来并得到了发展。从深层次来看,第二轴心时代的种种新元素并非仅仅在今天才有。毋宁说,这些元素只是在今天获得了一个凯逻斯(kairos),一个特别合适的契机,它们的涌现既偶然又必然。

第二轴心时代的凯逻斯在客观条件上已经十分成熟,但其主

观条件,从目前来看却是大大滞后。旧生活的惯性极大,即便在重重迫在眉睫的压力之下,人类还是倾向于不管不顾地按照旧模式、老方式生活下去。

为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我们需要一场自觉的精神运动。属于第二轴心时代的一些新意识,如前面所提的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女性意识、对话意识、跨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或非本质主义、非基础主义)意识、亲证(生活)意识,今天在文学、宗教、哲学、社会学等各个知识领域都已有不少表达。近年来,宗教文化出版社与浙江大学的王志成和思竹等人合作,已经出版了几部重要的宗教学著作,如“宗教间对话之父”、跨文化研究的倡导者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家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空与光明》;普世神学家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等等。

然而,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的行动还需要一种更大的热情、一个更明确的主题。这时一个事件的发生启发了我们:2004年3月,世界一批学者在美国时代广场召开一次特殊的会议,名为“第二轴心时代犹太-基督教的未来”,为迎接第二轴心时代而对我们人类的生态要务、伦理要务、信仰形态、智慧形式等进行全面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和宗教文化出版社决定合作推出一套丛书,并命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文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以“第二轴心时代”一语引起人们对这个时代全面的重新审视和评估,唤起人们以一种新的、迎接的目光打量这个时代,并以一种合适的、相应的方式回应她的挑战,最终促成这个时代的诞生和成长。

第二轴心时代对我们而言仍是一个开放的、有待创造的时代,其具体形态如何依然是未知的。因此,此套丛书也是尽可能

开放,广泛容纳对这个时代的种种预想、揣测和回应。事实上,她本身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又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

愿她与时代共成长!

是为序。

王志成 陈红星
2006年6月于北京

序 言

周伟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2004年夏天,世界宗教研究所有一个学术研讨会,有位日本资深学者谈到了佛教、基督教与当代宗教对话和多元论。我们知道,日本学者对于佛耶比较深有研究,如阿部正雄等人的研究成果。但关于宗教对话和宗教多元论,我记得这位日本学者文中提到了约翰·希克,但关于宗教对话理论的最新进展,却没有提到。我对日本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无所知,但这位日本学者的文章却给我这么一个感觉:这位日本学者对于西方当代宗教哲学在宗教对话领域的了解,也许还比不上我们快呢!而我们关于该领域最新的进展,又不能不归功于王志成和其他少数的几个人(如何光沪)。

“学术视野”的改变,真是一个奇怪的事。有时一个人,一个小团体的作用,往往能改变人们在某个领域的视野和思考定位,如果缺少了他们,我们在该领域可能就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有他(们)没他(们),真是大为不同。比如,十多年前,我在维真图书馆读到一本关于日本京都学派佛耶比较的英文著作,从此对日本的京都学派很感兴趣,但是回国后翻找这方面的中文翻译

和研究著作,却几乎找不到一本。偶尔找到一本社科院哲学所老先生写的有“京都学派”字样的著作,却几乎完全谈的是军国主义和中日历史恩怨,跟哲学几无关系。想来京都学派不会只是如此吧。后来我有机会到港台出差和开会,搜求能找到的港台学者在这方面的译著,也是所获不多。对于不懂日文的、作为普通读者的我,因此对于“京都学派”的了解,就似乎固定在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一书的水平上。我个人认为,这是国内日本哲学研究者的失职:他们(如果存在的话)没有拓宽和改变我们对于日本哲学的视野。就我所感兴趣的领域来说,像现代天主教神学,除了当年刘小枫有一些对德语神学的简要介绍外(所以那时大家觉得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也没有什么译研,其实法国神学也有很多的贡献,但是直到今天,虽然人们也知道一点孔迦、切奴、吕巴克的名字,但是他们的著作几乎没有一本译为中文的,研究性的著作更是缺如。我一直在想,如果在这个领域有一个“强手”或一个翻译与研究梯队,像王志成他们那样,该是多么的好啊!有和没有这样的人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的问题,就我个人的切身感受来说,也存在于伊斯兰中世纪哲学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上,存在于法、德中世纪研究的学术成果的译研上。

目前职称的评价标准中,翻译不算学术成果,或者打分比例不高。学术标准“接轨”的据说是英美那样的革命性的短小论文。于是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平庸论文和垃圾论文,以及学术刊物的腐败,真是有中国特色了。而世界名著和国外标志性的学术著作,却没有人翻译。所以我们看到某某人在某某文中提到某某名著,谈了他对该名著的某种理解,我们又其他人的论文中看到他们也在谈这某某名著,但就是看不到该名著的真容,只能听这些研究者在那里谈他们的“心得”和“体会”了。还有一个风气是,对于

翻译作品,人们勇于不译,但是勇于批判。做过翻译的人知道,该活“吃力不讨好”,想要挑几处错误是比较容易的(即使佛经、圣经,要挑错也是容易的),尤其是转译。但是我的感受是,有译与没译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集译、研于一身的学者的翻译,其对原著的翻译和理解,值得我们敬重。有的人号称懂七八门外语,引文也处处 show 了博学,但是没有一本翻译,这样的学者也许能吓唬我们,但是并不值得敬重。季老如果不是翻译了印度史诗,我相信我们对他的敬重会大打折扣的。我们可以完全不读季老本人的著作,但凡要了解印度文学和哲学的人,却不能不读季老的翻译,这就是译者给我们的恩惠所在。

我仔细检审自己对于宗教对话和宗教多元论的了解,竟发现多半与王志成的翻译和著述有关。我并非没有读过王志成译著之外的作品,包括 John Hick, Don Cupitt, Alvin Plantinga, William Alston 的原著(甚至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有过直接的对话),但是只要想对这个领域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及其代表人物思想的继续发展,就不能不阅读王志成的相关译研。想要写一篇文章,就不能不参考王志成的翻译和论述。实事求是地说,在宗教对话和多元论这个领域,就译介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持久关注上,目前国内尚没有学者超过王志成(及其梯队)。

这不是说王志成“垄断”了这个行业,而是说他的持续译介有他自己的“规矩”和“脉络”,形成了“规模效应”。作为王志成博客的一个经常读者,我注意到他总是想要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思想、新的著作和新的灵感。甚至在谈到研究生培养时,他也表示希望学生从事译介新的思想家的新的思想,而不是研究一些老古董。我能理解他说话的语境,因为当今世界问题丛生,远非孔佛耶时代所能相比,旧药方难治新疾病。世界进入了“第二轴心时代”,

实即“全球化”加速,人类日渐“不得不”成为邻居,进入同一个“生活世界”,融为一体。在此之际,生态、贫富、南北、政治、女权、宗教冲突、意识形态、恐怖主义,无一不问题丛生。传统的部落式的宗教、意识形态,尤其传统的实在论的态度,确实问题多多,难以在今日世界达成一致。在此时刻,你谈论什么梵我一如、三位一体、因果轮回,谁信呢?不如大家面对实际问题罢。于是他的对话研究走到了“问题中心”、“生命中心”。

对此我有点看法。我认为古典思想研究有其自身的价值,甚至不带着今天的问题去研究古典思想亦有其价值,因为我们会比较地接近于真实,而不是出于解决今天问题的急切需要去截取和歪曲古人的思想。对于一个传统的了解,必须从其思想的源流、脉络上去理解,才能明白他今日为何作此想,作此事,预期其将来的发展,为我们与其交往作好思想准备。理解其历史,能更好地理解其今日和明天。其它文明就好比是我们的一个邻居,我们不能只了解他今日的表现,而应该对其“来龙去脉”亦有所了解,这样才可称为深入地了解。了解他的过去对于了解他的今天和将来,不是一种阻碍,而是一种促进。当然个人的生命、能力、智慧有限,有的人对于古代更感兴趣,有的人对于当代更为喜欢,专业可以分工,学术可以做细,但是我想前人所说的“通古今”还是必要的。

这本书是王志成的一本论文集子,主要跟宗教对话有关,从对话理论的疏理和批判性反思,到具体的对话实践(如儒耶、儒回、佛耶对话),都是如此,因此虽然有十篇文章,但是里面有很强的“脉络性”。

我在读完后觉得,如果了解王志成本人的思想的发展,倒是可以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来读,而不必按照现在的排序。从最

早的对古代怀疑论的译介,到译介约翰·希克,到佛教“空”,库比特“非实在论”,王志成的思想倾向是一以贯之的,那实际上是一个四九年后的现代中国学者,在长期启蒙主义的无神论教育背景下的天然选择。我国古代,虽“子不语怪力乱神”,大乘佛教讲“空”,但多含巫术的道教和民间宗教流行,且“神道设教”,因此恐怕还是有神论者居多,所以我们看到,明清时的儒士接受天主教相对“五四”后要容易多了,其主要障碍与其说是思想方面的,不如说是政治和生活方面的(如纳妾的问题),而“五四”之后,因为“五四”传入了“赛先生”,无神论力量大大地强化,接受天主教那样的有神论已是属于“神经不正常”和“吃教”一类了。

而西方基督教思想传统,经过中世纪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哲学的酝酿,至近代发生骤变,启蒙主义尤其高扬人的理性,由三一神论,到独一神论,到理神论,再到泛神论和无神论,里面有逻辑可寻焉。由伏尔泰、康德,一路发展到费尔巴哈、马克思、尼采,再到上帝已死神学,到罗宾逊等人,再到当代库比特,可以说是一条线索。当代保守派宗教哲学家普兰丁格曾梳理过西方历史上的三大思想源流,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基督教,在此不妨发挥一下。此三源流在当代的表现,自然主义“以物观世界”,主要为科学主义,即“社会生物学”一类的思潮,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和价值,我国八十年代的“新三论”、“老三论”、“超稳态社会结构”论等即为此一思潮之表现。人文主义“以人观世界”,康德、尼采、存在主义都是如此,不免走入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基督教“以神观世界”,一切从人神关系着眼,对人的价值有其独特看法和担保。普兰丁格的梳理相当清晰,也点出了三大思想源流的分野和竞争。从总体趋势来看,近代以来,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占了强势。我国进入近代和现代化以后,接受的西方传

统主要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非基运动中最强音是传自法国的启蒙主义、科学主义和无神论)。因此从“思想生态”来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占了主流。至于这二种主义和传统儒释道以及民间宗教的关系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活中如何演变,是很值得探讨的。但总体来看,四九年以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后被异化演变为强制性的无神论教育)加上儒释道哲学中原有的不可知论、唯物论、空论,形成很强的“非实在论”的哲学基础。近些年来虽有一些别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广义)的传入和复兴(如佛教世界观),但不能不说,就知识界来说,其主流思想是非实在论、无神论。王志成倾向于宗教对话和多元论的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中较开放和开明的一派,如约翰·希克、保罗·尼特、潘尼卡、林贝克、库比特,不是没有来由的。相比之下,他对西方较保守、较传统一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关注,或者认为没有多大价值,如普兰丁格、斯温伯恩,这是由其思想背景决定的。当然,传统神学在当代也面临诸多问题,可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而且一门学科(神学)存在了两千年,总是那个调子,像唐僧的紧箍咒,西方人天天听也未免厌烦。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神学应当还是一种新东西,而且跟中国思想传统大异其趣,用王志成所谓“接受他者”的态度来讲,其实更有引入中国,让中国人更加了解的必要。因此,我觉得不光要引进跟我国当前思想背景较一致、我们较容易理解和欣赏的宗教哲学思想,也应引进跟我们思想有着极大的差别、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和欣赏但在西方占有主流地位的宗教哲学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邻人,既看到他与我之“同”,更看到他与我之“异”。这也是一种“思想生态学”的作法:当我们引进一种西方思想时,一定要看到它本身在西方语境中的来龙去脉,尤其与它相生相克的思想,这样才不会让其在 中国语境中无